

心还在朦胧
爱依然坚定

□象山县定塘镇中心幼儿园 薛再再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定塘人,在定塘出生,在定塘入学,现在定塘镇中心幼儿园任教。从教11年,我从迷茫走向成熟,从成熟走向专业,从专业回归生活,其中有心酸、有抱怨、有劳累,但收获更多的是幸福。



薛再再老师与学生在一起。

爱上那一声声“老师”

初入幼儿园,我被分配到大塘分园任小班教师,当时的我,觉得幼儿教师就是带带孩子,对孩子好就行了。

直到遇到了她。她是我们小班第二学期的插班生,父母都是聋哑人,幸运的是,她是个健康的孩子。由于缺乏交流,直到上学还不会叫爸爸妈妈,更别提与人正常沟通了。每天早上我跟她打招呼时,她总是沉默以对,户外活动也总是默默地跟在队伍最后面,久而久之,大家似乎习惯了她的“似有若无”。

一天清晨,孩子的妈妈拉着我指了指孩子的嘴巴,又指了指我,见我不明白,她又拿来了纸和笔颤颤巍巍地写了起来,我凑过去看到纸上写着:叫老师吗?我有些尴尬地摆了摆手,孩子妈妈低着头转身走了……

望着她落寞的背影,我抿着嘴觉得似乎该说些什么,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我有想过她会叫老师吗?”“我

真的是‘老师’吗?”当晚,这两个叩问不断地敲击着我。

第二天一早,看着女孩悄悄地走进来,我便来到她的面前,蹲下身来,微笑地看着她的眼睛说:“早上好。”她似乎有些惊讶,低着头快速走开了。就这样过了几天,我发现她开始一进班级就寻找我的身影,然后用眼睛盯着我,直到我说“早上好”,她就会双手捂住嘴巴微笑着走开,我知道她开始有所期待。渐渐地,她愿意靠近我了,甚至有时还会摸摸我的衣服,拉拉我的手。记得有一天我正准备考教师资格证,耳边突然飘来了轻柔的声音“老师”,我疑惑地抬起头,只见女孩睁大眼睛盯着我。我惊讶地放下手中的书本,问:“你刚才叫我什么?”“老师”。听着她稚嫩的声音,我激动地一把抱起她亲了一口。

“老师早上好!”“老师再见。”我开始爱上这一声声甜美的称呼。

与孩子家庭达成共识

入职三年后,我被分配到了中娄分园做合并分园的家长工作。那时,中娄分园的教学楼因为老旧被定性为危楼,不适合作为教学场所,但那里的孩子大多是父母外出打工、由祖辈抚养的留守儿童,所以,要将孩子送到步行将近一个小时的定塘总园就读,家长们都持反对意见,正因如此,中娄分园的合并方案一拖再拖。

对于不愿去总园就读的原因,除去有祖辈接送不方便这一现实困难,还有家长认为学前儿童在哪上学都一样,在幼儿园就是吃喝拉撒睡,老师就像保姆一样,分园孩子少反而能更全面地照顾孩子。

如果不是那一声炮轰声,我想我的工作会“无疾而终”。那是一个安静的中午,突然,一声“轰”的响声,不但震碎了午睡室的大窗户,也震哭了正在午睡的孩子们,睡在孩子身边的搭班老师见状,连忙抱起窗户边上的孩子往门口跑。原来,远处因为修路在炸山,而我们的房子玻璃太老,尽管距离不算近,还是受到了波及。搭班老师跑到村里把在家的家长都叫了过来,看到狼藉的现场和老师的安抚,一位爷爷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:“妹,别怕,我们搬!”几天后,随着拖拉机载着唯一一架电子琴远去,合并中娄分园的工作也落下了帷幕。

城里的就是比村里的好?

一个人的成长必须放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中,国家学前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“课程游戏化”“教育生活化”这些词汇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脑海,每个幼儿园也在摸索着突破传统学前教育模式的路径。

乡镇中心幼儿园每学期都有城乡联片式的教研活动,但我们总是害怕得不到认同而不敢发言。

一次,我们几个老师参观了一所城里幼儿园的园本游戏。回来后,我将自认为好的都教给孩子,甚至让孩子模仿着照片做,还沾沾自喜地想:“我能让村里孩子学到城里孩子的游戏。”然而结果是,孩子们的游戏并不尽人意。

“城里的就是比村里的好吗?”我开始反思。如果用这种视角去看待农村幼

儿教育和城市幼儿教育,那我们就会生活在自卑之中,不相信自己的潜能,找不到自己的优势,不会拥有专业自信。

于是我尝试分析自我,自己的优势是什么,劣势是什么,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弥补?在实践中,我不怕苦不怕累,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乐于思考、深度反思、及时调整。那年,我的第一篇论文在县里获奖,并在全县进行了交流展示,随着几篇论文的相继获奖,我开始专心于教、专注于研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,经过两年持续不断的努力,终于获得了一级教师资格。

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,农村幼儿教师必须要通过自主努力,丰富专业内涵,只有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,才能拥有专业自信。

在山海城里
做永远的孩子

□北仑区郭巨幼儿园 柴淑艺

我来自一所农村幼儿园——郭巨幼儿园,与城里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不同,这里多了一分古朴雅致。身处农村,许多孩子并没有切实地体验过生命教育。

去年国庆节前夕,我们开展了孵小鸡的课程。我把种蛋宝宝和孵化器请进班级的瞬间,孩子们的好奇心大爆发,源源不断的问题冒出来。很多小朋友悄悄地打开孵蛋器,用小手轻轻地触摸鸡蛋。

为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,我会定期带着他们一起用手电筒照一照蛋宝宝,看着蛋壳里的胚胎日渐成型,孩子们惊呆了。后期,小鸡在蛋壳中扑扇,他们也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。几个孩子总是忍不住好奇,悄悄地反复打开孵蛋器,看看小鸡有没有“跑出来”。照蛋成了他们这段日子里最期待的事情。

转眼国庆假期到了,小鸡即将破壳而出,我和我的妈妈在孵化器边轮流日夜坚守。终于不负众望,在第二天的凌晨,我用手机录下了小鸡破壳的整个过程。当我把视频分享到班级群中,家长们霎时炸开了锅,有的立马呼唤孩子一起为小鸡取名“国庆”,有的主动请缨帮小鸡收集鸡窝、粮食。饲养小鸡似乎也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得意事,家长们也成为了生命教育中的“大孩子”,与小孩子一起沉浸在课程之中,感受课程的魅力与快乐。

秋冬季节,南方的天气总是特别“湿冷”,一连几天,孩子们发现许多小鸡拉肚子了。当天晚上,一位妈妈就为“国庆”宝宝买来了小鸡止泻药。家长们的加入为我们解决了许多养鸡的“烦恼事”,也让我初尝了作为一名年轻教师被信任、被支持的职业幸福。

小鸡一天天长大,自然角的鸡窝已经容纳不下这些鸡了。孩子们犯了难,难道要和“国庆宝宝”们说再见了吗?没多久,在幼儿园的后院一角,园长为“国庆宝宝”开辟出了一个“别墅”大鸡窝。静谧的后院因为鸡鸣与看望小鸡时的童言稚语而多了更多生气。

我是孩子们的老师,更多时候也是他们的朋友。偶尔俯身,他们的话匣子就会为你打开。他们会为了一句称赞回到家里手舞足蹈地“大肆炫耀”,也会故意站在小火车队伍的最后一个,只为拉一拉我的手。孩子们的感情表达是如此慷慨,且总是藏匿于生活琐碎的细节里。孩子们的童言无忌、天真烂漫也是滋养童心的清泉,让我体验到了作为一名乡村教师的职业幸福。



柴淑艺老师与学生在一起。

我为乡村教师代言

为了真实地反应当下的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,宁波市教育局、宁波教育学院、现代金报·甬派教育联合推出“我为乡村教师代言”栏目,欢迎广大乡村教师积极投稿,通过你们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悟,告诉大家乡村教育的现状,让更多人走进乡村教育。

投稿邮箱

xiandaijinbao@qq.com